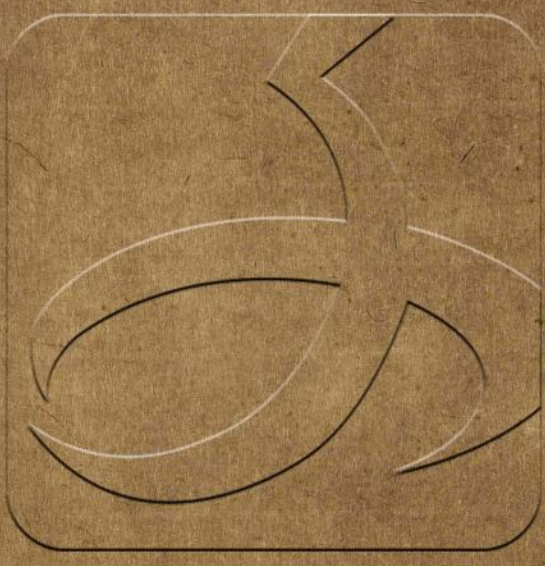


24199  
4237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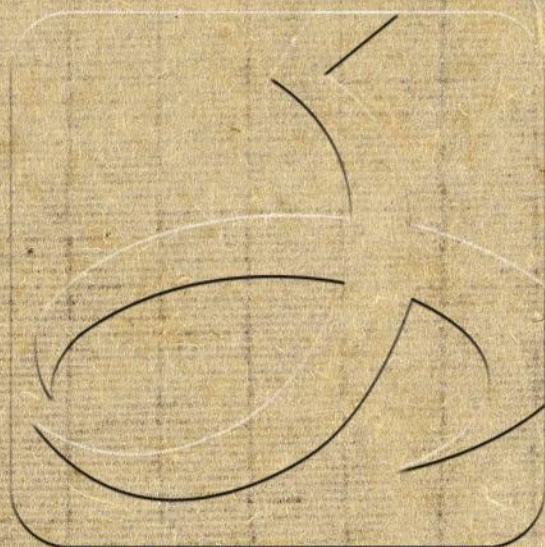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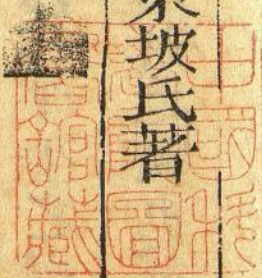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十一

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嬰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素定於畎

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

東坡集卷二  
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鳧繹先生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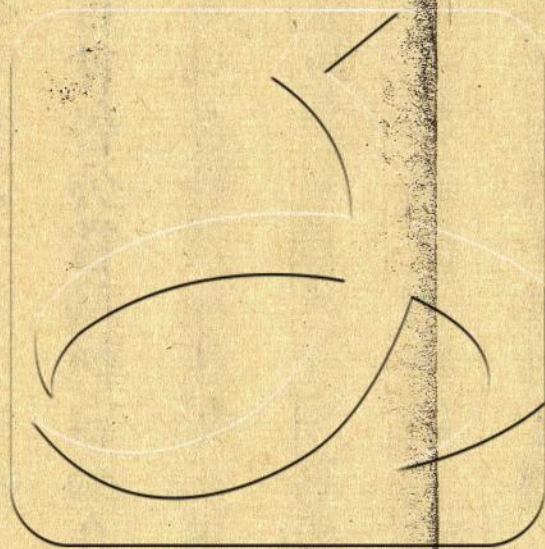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之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

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  
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  
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  
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  
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  
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  
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究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樂全先生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  
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  
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  
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  
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  
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  
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  
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

老而歸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  
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  
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  
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  
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斬以文字名世者也然  
自慶歷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  
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  
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  
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  
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  
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  
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  
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  
盡用然慶歷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  
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  
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田表聖奏議序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

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畧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士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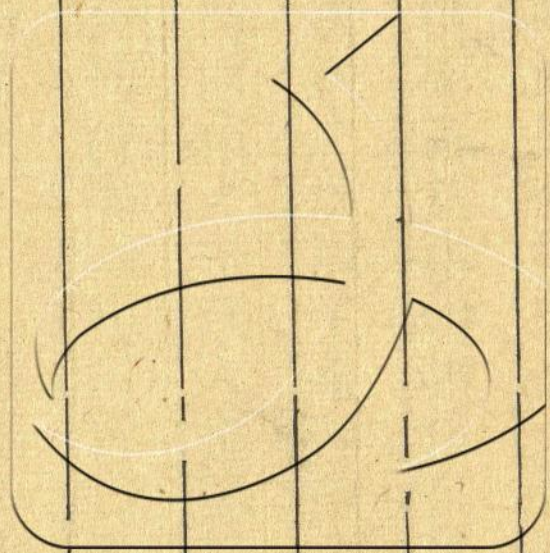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  
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  
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  
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  
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  
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  
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  
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  
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  
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  
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  
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  
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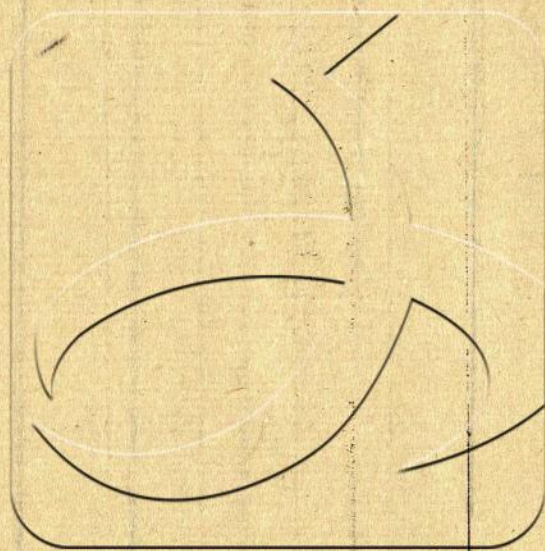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  
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  
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  
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王定國詩集序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  
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  
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  
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  
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  
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  
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  
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

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知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卽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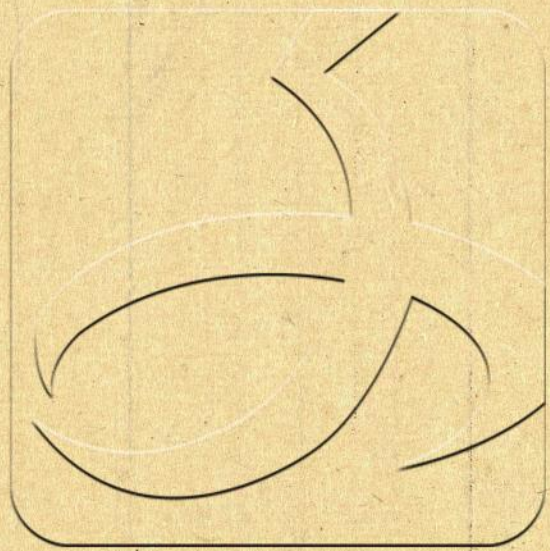




晁君成詩集序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

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尙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真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邵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第君子神所勞矣



邵茂誠詩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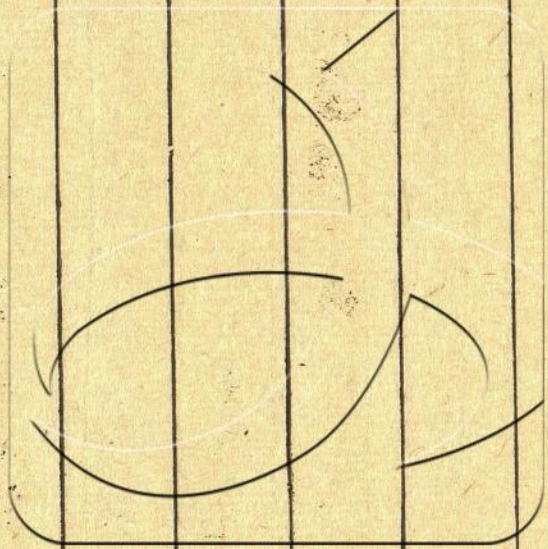
貴賤壽夭也賢者必貴仁者必壽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譬如匠慶之山而得成虞豈可常也哉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入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入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茂誠諱迎姓邵氏與余同年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之座上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其爲人篤學強記

恭儉孝友而貫穿法律敏於吏事其狀若不勝衣語言氣息僅屬  
余固哀其任衆難以瘁其身且疑其將病也踰年而茂誠卒又明  
年余過高郵則其喪在焉入哭之敗幃瓦燈塵埃蕭然爲之出涕  
太息夫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馮衍之不過皇甫士  
安之篤疾彼遇其一而人哀之至今而茂誠兼之豈非命也哉余  
是以錄其文哀而不怨亦茂誠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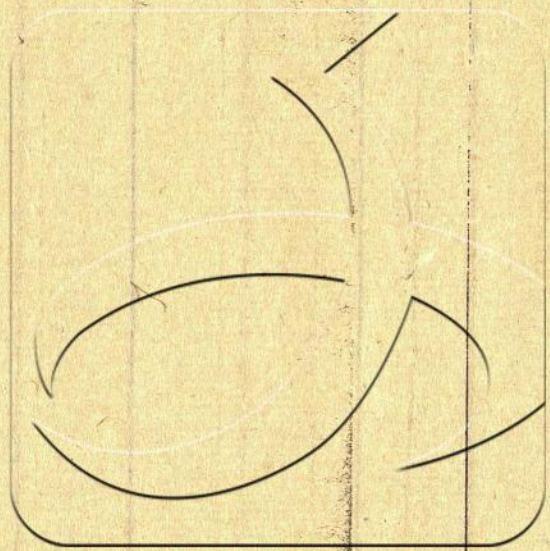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  
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申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  
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  
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  
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徐州鹿鳴燕賦詩序

余聞之德行興賢太高而不可考射御選士已畧而不足行永惟  
三代以來莫如吾宋之盛始於鄉舉率用韋平之一經終於廷策  
庶幾晁董之三道眷此房心之野實惟孝秀之淵元豐元年三郡  
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于黃樓修舊事也庭實旅百貢先  
前列之龜工歌拜三義取食萃之鹿是日也天高氣清水落石出  
仰觀四山之晻曖俯聽二洪之怒號眷焉顧之有足樂者於是講  
廢禮放鄭聲部刺史勸駕鄉先生在位羣賢畢集逸民來會以謂  
古者於旅也語而君子會友以文爰賦筆札以侑樽俎載色載笑

有同於泮水一觴一詠無愧於山陰真禮義之遺風而太平之盛節也大夫庶士不鄙謂余屬爲斯文以舉是禮余以嘉祐之末以進士入官偶儷之文疇昔所上揚雄雖悔於少作鍾儀敢廢於南音貽諸故人必不我誚也

南行前集序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奕飲酒非所以爲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爲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爲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爲

東坡集卷二  
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送章子平詩序

觀進士登科錄自天聖初訖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  
人其貴且賢以名聞于世者蓋不可勝數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  
有九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可謂盛矣詩曰誕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我仁祖之於士也亦然較之以聲律取之以糊名而異人  
出焉是何術哉目之所閱手之所歷口之所及其人未有不碩大  
光明秀傑者也此豈人力乎天相之也天之相人君莫大於以人  
遺之其在位之三十五年進士蓋十舉矣而得吾子平以爲首子  
平以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守之以正行之以謙此功名

東坡集卷十一  
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雖爲舉首其孰能加之然且困躓而  
不信十年於此矣意者任重道遠必老而後大成歟不然我仁祖  
之明而天相之遺之人以任其事而豈徒然哉熙寧三年冬子平  
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鄴州士大夫知其將用也十月丁未會  
于觀音之佛舍相與賦詩以餞之余於子平爲同年友衆以爲宜  
爲此文也故不得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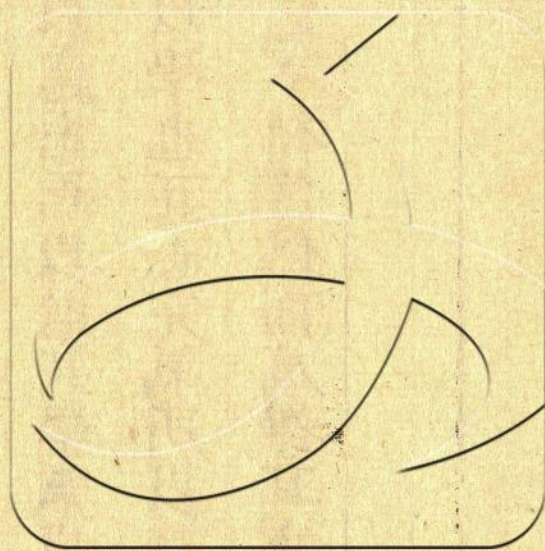
送杭州進士詩序

右登彼公堂四章章四句太守陳公之詞也蘇子曰士之求仕也  
志於得也仕而不志於得者僞也苟志於得而不以其道視時上  
下而變其學曰吾期得而已矣則凡可以得者無不爲也而可乎  
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孔子善之曰招虞人以皮冠夫  
旌與皮冠於義非大有損益也然且不可而況使之棄其所學而  
學非其道歟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燕  
于中和堂公作是詩以勉之曰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時遷者松  
栢也言水而及松栢於其動者欲其難進也萬世不移者山也時

飛時止者鴻鴈也言山而及鴻鴈於其靜者欲其及時也公之於士也可謂周矣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二三子何以報公乎

送人序 疑闕文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槩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壁彝器其可乎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邱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邱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

東坡集卷十一  
雲烟葱朧珠璣的皪識者以爲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  
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  
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  
嚴法界海慧盡爲蘊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  
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  
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合萬則書與詩  
當益竒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爲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  
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  
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黃宗閔舉止如諸生  
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  
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  
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  
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馳騁之樂邊人武吏日以爲常  
如曹氏父子橫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旣各自寫其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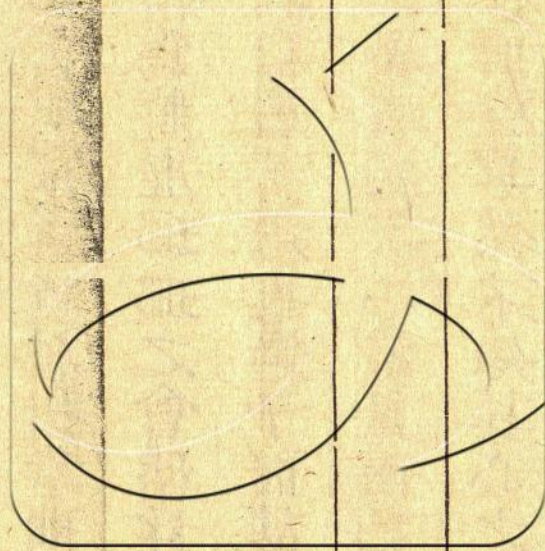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十一  
因書其末爲異日一笑

送水邱秀才序

水邱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遊頭骨礪然有  
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  
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  
喙仙夫耻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遠  
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訪焉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  
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必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  
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  
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



習而不試往卽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來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

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然而已非所望吾友也

送通教錢大師還杭詩序

熙寧十年始有詔以杭州龍山廢佛祠爲表忠觀碑具載其事元豐二年六月通教自杭來見予於吳興問觀已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而輕財好義而狗名是獨爲福田也將自託於不朽今歲稔矣子其行乎通教還杭作詩以送之

牡丹記序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槃綵籃以獻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輿臺皂隸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竒小說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遊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爲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于篇蓋此花見重於世三百餘年窮妖極麗以擅天下之觀美而近歲尤復變態百

東坡集卷十一  
三  
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此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  
今公自耆老重德而余又方恣迂濶舉世莫與爲比則其於此書  
無乃皆非其人乎然鹿門子常怪宋廣平之爲人意其鐵心石腸  
而爲梅花賦則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今以余觀之凡託於推  
陋以眩世者又豈足信哉余雖非其人強爲公紀之公家書二萬  
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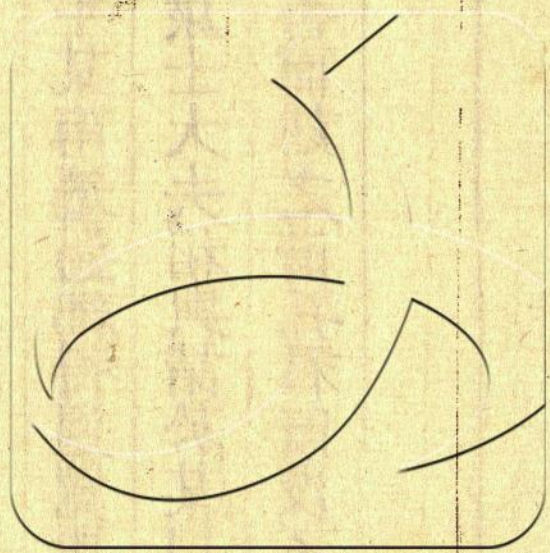
八境圖詩序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旣作石城卽其城上樓觀  
臺榭之所見者而作是詩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  
俯章贛之奔流雲烟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觀  
斯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而歎也蘇子曰此南康之  
一境也何從而八乎所自觀之者異也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  
盤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夫一之爲八也則  
凡寒暑朝夕雨暘晦明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變接於吾目  
而感於吾心者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乎一

也則夫四海之外恢詭譎怪禹貢之所書鄒衍之所談相如之所賦雖至千萬未有不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云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旣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觀宋復古畫序

舊聞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  
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  
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  
玉寶此畫曰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  
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  
損而有十三弦余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尙可修曰柰十三絃何殊  
不荅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  
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余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旣覺而忘之明日書

東坡集卷十一  
三  
卧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  
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  
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璣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廸畫山水  
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皆奇士也  
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  
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  
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或曰益  
者三友何獨取諸此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玉  
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修於直者有直而  
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  
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  
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爲父隱此曲而遂其直  
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爲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聖散子序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癱瘓瘖瘓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爲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爲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卽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卽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



東坡集卷十一  
三三  
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  
卽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  
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  
穀穀多學好方祕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  
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爲  
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  
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  
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卽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  
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  
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製自立春後起施  
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  
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  
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  
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王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

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  
爲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以道得已則  
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  
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  
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  
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  
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流  
行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尙能存耶喪其所存尙安明其

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偽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說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

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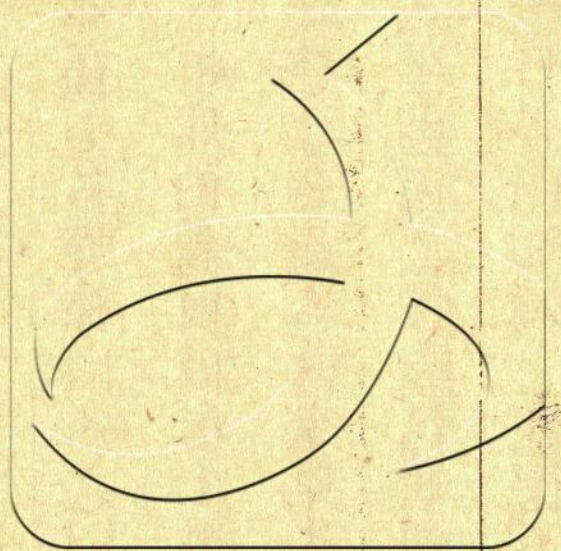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紱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王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

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揚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文驥字說

馬之於德力盡於蹄齧智盡於竊銜詭轡以蹄齧之力爲千里以竊詭之智爲道迷此之謂驥文與可學士之孫逸民秀才之子蘇子由侍郎之外孫小名驥孫因名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字之曰元德元祐三年外伯翁東坡居士書

東坡居士言驥孫才五歲入吾家見先府君畫像曰我嘗見於大慈寺中和院試呼出相之骨法已奇神氣沉穩此兒一日千里吾輩猶及見之他日學問知驥之在德不在力尙不辜東坡之言元祐三年十月癸酉門下後省書



張厚之忠甫字說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容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饑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無所適而不可是饑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調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

東坡集卷二  
三十一  
恕也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  
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蒙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  
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  
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  
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  
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  
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  
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  
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  
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  
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  
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  
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  
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

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  
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  
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  
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問此  
眞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  
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  
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  
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  
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修  
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  
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  
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  
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  
於禮一日足矣何也九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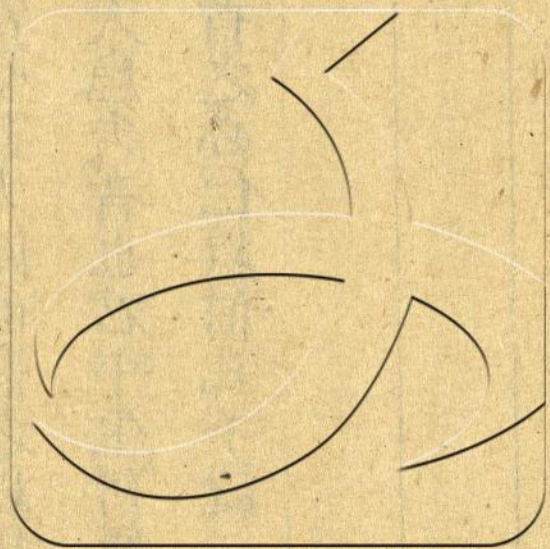


東坡志林卷二  
三十一  
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于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于此故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卒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

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  
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  
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  
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  
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  
將罪也旣伏其辜也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  
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  
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  
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  
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  
子勗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鍤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東坡集卷十一  
四三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何苓之名說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見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思聰名說

法惠圓師小童彭九年十一善琴應對明了如成人自言未有法名而同師皆聯思字遂與名思聰庶幾他日因聲以得法仍書以付之



70025357

